

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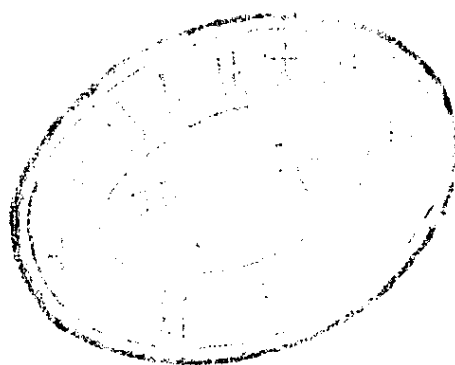
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

田汝康 金重远 选编

1978.7



B0091260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汤中仁
封面装帧 范一辛

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

田汝康 金重远 选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267,000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0

书号 11074·500 定价 (六)1.15 元

编者的话

1961年底，为贯彻高教部关于编写文科教材的精神，在上海召开了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出席的有北京大学的张芝联、武汉大学的吴于廑、南京大学的蒋孟引和王绳祖、中山大学的蒋相泽、杭州大学的沈炼之、华东师大的王养冲和郭圣铭、复旦大学的耿淡如、田汝康和金重远等人。

会议对当代西方各种史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讨论，并一致认为外国史学史应列入高校历史系的教学计划，还决定由耿淡如先生主持编写《外国史学史》，由田汝康先生负责编译西方史学流派的材料。前一工作由于耿淡如先生不久即身患重病，无法进行。而材料的翻译在上海市高教局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参加工作的各位先生的努力下，到1964年已基本完成。正当文稿基本就绪、准备送出版社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是铺天盖地而来，这部书稿从此即被束之高阁，一拖就是十几年。

打倒“四人帮”后，我们在复旦大学资料室经过一番搜索，总算找到了幸存的文稿，上海人民出版社又重新把它列入出版计划。尔后，由金重远对译文重新进行了全面的校订，并补译了新的文章多篇，现在终于呈献在读者面前了。

西方史学流派名目繁多，著作浩如烟海，虽然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也只能择其有代表性者加以介绍，决不图全，事实上也无法图全。有的史学家还够不上称为流派，而只是以某个领域或某种观点的代表闻名，我们也作了一些介绍，这对更多地了

解西方史学思想可能有所裨益。国外的各种史学流派都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要明确区分它们有时显得非常困难,所以为方便起见,编者将它们按国别排列,大体上又有个时间顺序,这样看上去倒可能清楚些。

十年浩劫后,人事已非,早先参加翻译的王造时、雷海宗、陈铨三先生均已故世,我们谨向他们表示悼念。雷海宗先生曾为本书翻译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中的一章,由于该书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所以只好割爱了。

北京大学的张芝联先生曾为本书介绍若干资料,代借图书。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几位同志曾担任过本书的抄写工作。我们都在此深表谢意。

我们能力有限,并不抱有奢望,只是希望通过这一介绍性的工作来填补世界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不当和错误在所难免,我们期待着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目 录

〔德〕威廉·狄尔泰	
梦	(3)
〔德〕弗里德里希·迈纳克	
1936年1月23日在普鲁士科学院发表的纪念 演说	(13)
〔德〕卡尔·雅斯贝斯	
人的历史	(36)
〔法〕吕西安·费弗尔	
历史与心理学——一个总的看法	(49)
〔法〕亨利-伊雷内·马鲁	
历史如同知识	(68)
〔法〕雷蒙·阿隆	
历史哲学	(94)
〔英〕阿诺德·汤因比	
我的历史观	(118)
汤因比体系的概述	(125)
汤因比论汤因比	(130)

〔英-奥地利〕 卡尔·包勃尔	
历史有意义吗?	(145)
〔英〕 乔治·屈维廉	
克莱奥——一位缪斯	(176)
〔英〕 伯特兰·罗素	
自由与组织	(200)
如何阅读历史	(206)
〔英〕 罗德里克·弗拉特	
历史学家的计量法导论	(215)
〔美〕 查尔斯·比尔德	
经济集团和国家结构	(234)
对经济论点的再考虑	(246)
〔美〕 卡尔·贝克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258)
〔美〕 阿伦·尼文斯	
历史和教条主义者	(281)
〔美〕 西德奈·胡克	
君王的影响	(288)
〔美〕 奥托·弗兰兹	
俾斯麦心理分析初探	(303)
〔意〕 本纳德多·克罗齐	
历史和编年史	(333)
译名对照表	(348)

〔德〕 威廉·狄尔泰

作者及本文内容简介

威廉·狄尔泰 (Dilthey, Wilhem 1833—1911)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曾先后在巴塞尔大学和基尔大学任教, 1882 年起即为柏林大学哲学教授。其主要著作有《精神科学引论》、《人文科学入门》、《人文科学史领域的发展》、《斯赖尔马赫的传记》和《黑格尔的青年时代》等。

在哲学领域里, 狄尔泰既反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自然主义”, 又反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的观念。他提出, 哲学的基础是主体的所谓“直接感受”。

狄尔泰试图把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对立起来。他认为: 自然科学是研究物质的东西, 而社会科学则研究人的精神; 自然科学对研究者的意识来说是外部的东西, 而社会科学中主体和客体的自然界都是相同的; 在自然科学中有因果关系的解释、现象的记述, 而在社会科学中则首先是主观的渗入。

尽管狄尔泰不是一位历史学家, 但在当时史学界普遍不满实证主义者和兰克学派单纯收集史料、忽视理论的情况下, 他所提出的历史哲学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 狄尔泰认为整个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精神史。历史思维的第一种形式是自传, 但它有自己的局限性; 而历史思维的第二种形式则是传记, 它处于更高的阶段, 狄

尔泰本人就是十分重视传记的。第三种形式则是历史编纂学，它研究“客观精神”或各种各样的“精神客观化”。客观精神就是精神生活表现的总和，这些表现的特点是稳定、经常，在组成我们称之为社会环境的各方面则又有其完整性。房子、道路、平原、书籍、图画和风俗等均系创造我们世界的各种人类活动的表现。人类的精神正是在它们之中客观化的，也只有通过它们，人类的精神才能客观地得到认识。历史学家的任务并非描写物体的总和，而是揭示位于其中的人类精神的内在积极性。

由于精神是不断变动的，所以精神科学领域中认识的理论也是历史性的；任何历史整体都只有个性，都是不重复的，因而也没有什么历史规律可言。

狄尔泰认为历史学家必须生活在自己的客体中，或更确切地说，是强迫客体生活在自己身上。历史学家仅仅感到自己是恺撒或拿破仑是不够的，因为这尚未构成知识。再次，在意识中感受过去的历史学家应该不仅是感受，而且是“懂得”过去，而“懂得”则是要渗入精神生活的深处。无法直接达到“懂得”，而只有通过精神使其积极性在外部世界客观化的各种形式的研究才能做到这点。在狄尔泰看来，这种所谓“懂得”正是历史学家认识历史的特殊手段。

狄尔泰的历史哲学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施本格勒等人都被认为是他的追随者。当代西德的社会学家如罗特哈凯尔和李特，法国的历史学家如马鲁等都是他思想的积极宣传者。狄尔泰的思想对存在主义历史哲学的形成也起了很大的影响。

这里选译的是狄尔泰在他七十诞辰时所作的一篇报告，他以本人在梦境中的经历阐明了自己的世界观，在他看

来，三大哲学潮流：一．唯物主义或实证主义，二．自由唯心主义，三．古典或客观唯心主义都不能正确地反映世界，它们都是片面的。所以他大声疾呼要用调和来解决这一不足，这就是“梦”的主题思想。

梦

我曾努力把研究的方法介绍给我的学生，并且试图发展他们分析现实的能力。这种分析的能力能启示所有哲学和历史的思考。我无法解决生活之谜，而我想转授给我学生的是生活的特征；由于我曾对历史意识的含义进行过思索和推敲，所以这种生活的特征确曾在我身上有所发展。我很乐意在今天再次表达这种生活的气氛或特征。但是不管用什么话，不是太令人难懂，就是太冷漠无味。不管怎样，我的朋友维尔登布吕歇^①却曾给我指出过一条道路。当一个人受到诗人赞赏的时候，该又会感到多大的荣光啊！诗人维尔登布吕歇唤醒了我，激励我去充当一名诗人。所以，假如往日的激情重又燃起，而我又打算把多年来从哲学思考中所得出的生活意识表达出来的话，那末就都是由于他的缘故。我不准备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不过请允许我让我的诗意稍为奔放一下吧！

这件事发生在十多年前。某个晴朗的夏日黄昏，我来到了我朋友的城堡克莱茵—奥爱尔思。就象往常一样，我们有关哲学的谈话持续直至深夜；当我在古老且又熟悉的卧室中解衣就寝时，它依然在我的脑海中萦回。正对着我的是伏尔帕托^②的一幅很好的雅典学院的蚀刻画，它挂在床的上方。天才的拉斐尔^③的和谐精神是怎样把敌对哲学体系之间的生死斗争融合成一片和平意境的，只要想到这一点就会令人高兴万分。在这些文雅

的画中人的身旁荡漾着一种和平的气氛，这是第一次在古代文明开端时努力使相互冲突的思想取得和谐一致。在文艺复兴时代最高贵的知识界中也有着同样的气氛。

我感到有点累，于是就悄然入睡。马上我便飘飘然地进入了梦乡。我梦到了拉斐尔的图画和我们的谈话。在我的梦中，这些哲学家都重新获得了生命；我远远地看到在左边一长列的人都穿着各个时代不同的服装，依次朝着哲学家的圣堂走去。每当一位哲学家走过去并把他的脸孔转向我的时候，我便努力去辨认他。他们是布鲁诺^④、笛卡儿^⑤、莱布尼茨^⑥和其他许许多多我方才根据画像所设想出来的人。他们拾阶而上，正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圣堂的栅栏也就倒了下来。新来的人又都和希腊哲学家混合在一起。这时候发生了一些我甚至在梦中都想象不到的事。仿佛出于某种内在的需要，他们都急急忙忙地相互奔跑，聚集成一组一组的人群。最初，大家都向右边跑去，在那里数学家阿基米德^⑦组成了自己的圈子，还可以根据托勒密^⑧所穿的长袍认出这位天文学家来。接着，所有那些把对世界的解释立足于自然界牢固物质基础上的思想家们便都聚集在一起。从低级到高级，他们都试图在宇宙中找到来自依属于自然界规律的唯一因果关系；他们都使精神从属于物质。他们把我们的知识仅限于通过自然科学方法所得悉的东西。在这一群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者中，我还认出了眉清目秀的达兰贝尔^⑨和他那仿佛是嘲弄形而上学派梦幻的讥讽微笑。我也看到了使实证主义系统化了的人孔德，一群来自各国的思想家都在虔诚地倾听着他。

另外一群人奔向的中心以苏格拉底^⑩和年迈且又神仙般的柏拉图^⑪的华贵仪态最为引人注目。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试图创立一整套超感觉世界秩序的知识，这种世界秩序是建立在人

性中神意的基础上的。我也看到了圣奥古斯丁^⑫，他的心灵曾经热情地寻求过上帝；在他的周围聚集着许多进行哲理思考的神学家。我聆听着他们的交谈，这些谈话都试图调和作为基督教本质的个性唯心主义和这两位受人尊敬的希腊人的教导。随后，笛卡儿又离开了这些数学自然主义者；正是这位笛卡儿，他纤弱的身体已经被思考的力量弄得困乏不堪，却又仿佛被一股内在的力量拉向自由和个性的唯心主义。一当背有些微驼、身体瘦弱的康德^⑬头戴三角帽、手提拐杖走过来的时候，大家围着的圈子便马上让出一条路来；由于思虑过度，他的面容显得很憔悴。这就是伟大的康德，他把自由唯心主义提高到了批判意识的水平，从而也就使它和经验主义的知识取得了调和。席勒^⑭迈着有力的步伐走向康德，这位自由唯心主义诗人的神色十分忧伤，它反映了诗人深邃的思想、理想化诗意的直觉和对自己悲惨结局的预感。菲希特^⑮和卡莱尔^⑯走了过来；兰克^⑰、基佐和其他一些伟大的历史学家都仿佛在留心地倾听着他们。当我看到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我年青时代的朋友海因里希·冯·特赖其克^⑱时，我不禁奇怪地战栗起来。

这两群人刚才聚集在一起，从左边开始各国的思想家就都围绕在毕达哥拉斯^⑲和赫拉克利特^⑳的周围，他们是首先直觉到宇宙间存在着神圣和谐两个人。乔尔丹诺·布鲁诺、斯宾诺莎^㉑和莱布尼茨也来了。看到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谢林和黑格尔就象他们在青年时代一样手挽手地走在一起时，那真是一幅美妙的图景。所有这些哲学家都声称，在宇宙间存在着一种综合的、天赐的精神力量，它生活在每一样物质和每一个人的身上，并且全都根据自然的规律在其中进行活动，其结果是不再有先验的秩序，也不再有自由意愿的王国。在我看起来，这些思想家尽管都思虑重重，愁眉紧锁，但却都深藏着一颗具有诗意的

灵魂。最后，当一位身材魁伟的人物踏着均匀的步伐走过来的时候，大家便都激动起来；这位伟人的脸色是严峻和镇静自若的。当我看到歌德双目炯炯的大眼和阿波罗^⑳式的脑袋时，我的心里便充满了敬意。他正在年富力壮之时，所有他创作出来的人物——浮士德^㉑、威廉·麦斯特^㉒、伊菲格尼^㉓和塔索^㉔，仿佛都用他所有伟大的关于进化规律的思想来烘托着自己，这种进化的规律要从自然界一直延伸到人物的创造。

这些伟大的人物，有些站着，有些躺着，还有一些则不停地走来走去，忙个不休。这些人都想在完全拒绝生活之谜的实证主义和所有的形而上学之间，另外也在综合宿命论和所有相信个人自由的人们之间寻求一条和解之路。然而这些调解者在人群中的忙忙碌碌却是一场空。人群间的距离每秒每分地在增长着。现在，甚至他们脚下的基础也消失了，一种敌对的不合拍的气氛笼罩在他们的身上。当看到哲学被分化、被瓦解成三个甚至更多的趋向时，一种从哲学角度所产生的忧虑便油然而生，我也顿时忧思重重。由于我一会儿被一群人深深吸引住，而另一会儿又被第二群甚至第三群人迷住了心窍，所以我个人存在的统一性也就四分五裂了。于是我就极力为思想的一致性而斗争，而在斗争中，我的睡意和梦境也就越来越淡，我梦中的人物遂纷纷消逝。这时我便霍然惊醒，通过房间的大窗户可以看到夜空中繁星点点，闪闪发光。我心中便顿时充满了宇宙广阔无垠和深邃莫测的感觉。当我想到在昨日傍晚谈话中向我朋友提出的令人宽慰的思想时，我便感到十分自在。

广阔无垠、神秘莫测和无限深邃的宇宙十分明显地反映在宗教的奠基者、诗人和哲学家的身上，而这些人又全都处于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下。每一种世界观都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所以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可怕的思想上的混乱出现了。但是不管

怎样，引起这种绝对怀疑的历史意识本身是能够对此加以限制的。由于一种内在的规律，所以就分成了各种各样的世界观。于是我又想起了我梦中的三种类型的哲学家。多少世纪以来，这些不同类型的世界观都是相互并存的。而这里起均衡作用的乃是各种世界观都是建筑在宇宙的自然力基础上的，是建筑在有限的认识力和宇宙之间的关系上的。这样一来，每种世界观都在它自己的范围内反映了宇宙的某一方面。就这一意义来说，每种世界观都是正确的。然而无论如何，每一种世界观却又都是有其片面性的。要就它们的整体来衡量各个方面，我们都还办不到，所以我们也只能在各种各样的残光余晖中看到真理的完美之光。

哲学有其守门神^②的面孔。永不熄灭的形而上学的动力是想解决世界和生活之谜。在这方面，哲学家又都和宗教家以及诗人发生了关系。然而，不管怎样，哲学家是希望用放之四海皆有效的知识来解决生活之谜的，他们也正是以此而有别于后两种人。立足于这种先决条件上的解决办法，我们是再也办不到的了。

哲学的最高目标是对某种实验科学进行客观思索，这种实验科学从现象中求得某种由规律所决定的程序。在现象中有着某种可接触的现实、某种依据规律的程序。这种程序尽管也表达在我们的意识的象征性言论中和我们的认识能力中，却是放之四海皆有效的真理。我们哲学的这种基础是哲学要求的最高目标。所有真正的哲学家都是为此目的而工作着的。哲学的另一结果是组织各种经验主义的科学。凡科学基础简单化或科学相互有关的地方，凡科学与知识思想的关系已经确立或根据它们为取得知识的价值而各种方法均加以试验过的地方，哲学精神就总会在这些地方出现。在我看来，无论如何，有着某种独立的艺术、宗教、法律或国家哲学的时代终已过去。这样建立起来的强大联系是哲学的最高体现，并且担当着指引人类的任务。自

然科学使外部世界改头换面，而在现今变化着的伟大时代，社会科学正在赢得日益增长的影响。

在这一放之四海皆有效的知识后面，潜伏着每一个人在生死中都会操心的问题。只有在各种不同世界观的结构中才能找到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在这一结构中，我们的理智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表达了现实的复杂性，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指向一个单一的真理。这一真理是隐藏着的，而每一种体系又都陷入一大堆的自我矛盾中。历史意识动摇了哲学和自然科学均未能粉碎的最后枷锁。人现在又获得了自由。同时无论如何，历史意识拯救了人的灵魂的一致性；而虽然最终和谐还不太为人所理解，然而我们本质存在的创造力量却揭示了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我们可以十分自信地把每一种世界观都看作是真理的一部分。假如生活的潮流使我们越来越接近于这一不为人所理解的和谐的某一特殊方面，又假如这一特殊方面所表达的世界观的真理使我们充满了创造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因为真理在它们身上都有。

这就是从一个梦境进入另一个梦境，我醒着躺在那里时，一次又一次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想法。有好长一个时候，我举目凝视着夏夜壮丽的星辰，不停地思考着这些念头。最后，我又悄然入睡，再次进入了梦乡。当清晨曙光初露，光芒四射时，那布满星星的苍穹便越来越明亮。人们都轻飘飘的，堆满了幸福的笑容穿过天空。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只能徒劳无益地去追忆我梦中幸福的形象。我很有把握地感受到，这些形象正是幸福、最高自由和灵魂的创造性活动的表现。

这就是我记述给我朋友的一个梦。我希望我的梦在其中回荡的某些生活的气氛和感受能够转达给他们。我们这一代，要比以往受到更大的推动去试着探索生活的神秘面孔，这面孔嘴

角上堆满了笑容，但双眼却是忧伤的。是的，让我们努力奔向光明、奔向自由和美；然而却不是抛弃过去，完全去标新立异。我们必须带着旧神去进入每一户新居。尼采^②一个人苦思冥想，想去寻找原先的本质和他自己非历史性的存在，全然是白费力气。他一层又一层地剥下去，然而又留下些什么呢？结果是只留下由历史条件所制约的某一单个的人和文艺复兴时超人的某些特征。人是什么，只有他的历史才会讲清楚。若人们把过去置诸脑后，以便重新开始生活，就会完全徒劳无益。他们无法摆脱过去之神，因为这些神已经变成了一群游荡的幽灵。我们生活的音调是取决于伴随着过去的声音的。只有屈服于历史所产生的巨大客观力量，人才能够从眼前的痛苦和短暂的欢乐中解脱出来。无论是主观的任性也好，自私的取乐也好，都不能使人和生活得到调和。只有把他主人公本人隶属于世界的进程才能促成这种调和。

注解

① 维尔登布吕歇(Wildenbruch, Ernst von 1845—1909) 德国作家、诗人。

* 本书中未标明“原注”的注解，均为译者所加。

② 伏尔帕托 (Volpato, Giovanni 1733—1803) 意大利铜板雕刻家，他的最好作品是根据拉斐尔冲模所作的肖像和铜板雕刻。这里指的是他用铜板作的拉斐尔的一幅名画，画上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代表当时的两大思想潮流，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辩。

③ 拉斐尔 (Raphael 1483—1520) 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著名画家。

④ 布鲁诺 (Bruno, Giordano 1548—1600) 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反对教会、经院哲学的不屈战士，后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

⑤ 笛卡儿 (Descartes, Rene 1596—1650) 法国著名哲学家和学者，认为物质和精神分属于两个实体，是个二元论者。

⑥ 莱布尼茨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von 1646—1716)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数学家，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先驱。

⑦ 阿基米德 (Archimedes 公元前 287—212) 古希腊著名数学家，工程师，

物理学家。

⑧ 托勒密 (Ptolemy) 约公元二世纪上半叶古罗马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

⑨ 达兰贝尔 (Alembert, Jean le Rond de 1717—1783) 法国启蒙运动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哲学家和著名的数学家。

⑩ 苏格拉底 (Socrates, 公元前 469—399)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反对唯物主义、自然科学知识和无神论。

⑪ 柏拉图 (Plato, 公元前 427—347)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死敌, 雅典民主政体的反对者。

⑫ 圣奥古斯丁 (Augustine, Saint 354—430) 早期基督教哲学家。

⑬ 康德 (Kant, Immanuel 1724—1804) 德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

⑭ 席勒 (Schiller, 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1759—1805) 德国著名的作家、诗人和剧作家。

⑮ 菲希特 (Fichte, Johan Gottlieb 1762—1814) 德国古典哲学家的代表者之一, 主观唯心主义者。

⑯ 卡莱尔 (Carlyle, Thomas 1795—1881) 英国著名史学家, 主张“英雄史观”, 其名著为《法国革命》。

⑰ 兰克 (Ranke, Leopold von 1795—1886) 德国著名史学家。

⑱ 特赖其克 (Treitschke, Heinrich von 1834—1896) 德国史学家。

⑲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约公元前 580—500) 古希腊哲学家。

⑳ 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约公元前 540—480) 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

㉑ 斯宾诺莎 (Spinoza, Baruch 1632—1671) 荷兰著名哲学家, 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

㉒ 阿波罗 (Apollo) 希腊神话中主管光明、青春、音乐、诗歌、医药、畜牧的神, 一说即太阳神。

㉓ 浮士德 (Faust) 歌德著名悲剧《浮士德》中的主人公。

㉔ 威廉·麦斯特 (Meister, Wilhelm) 歌德同名长篇小说的主人公。

㉕ 伊菲格尼 (Iphigenie) 歌德悲剧《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中的主人公。

㉖ 塔索 (Tasso) 歌德于 1789 年创作的剧本, 以意大利天才诗人托加托·塔索 (1544—1594) 的生平为题材。

㉗ 守门神 (Janus) 传说中的意大利古时的神, 有两副面孔, 一在前, 一在后。

㉘ 尼采 (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 极端反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提倡“唯意志论”, 主张“超人”。

金重远译自《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Our Time》(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 纽约, 1959 年, 第 37—43 页。